

書 四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數音

朔下

同重

平聲

復扶

又反

齊側

皆反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學之爲言效也入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旣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益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決治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頤也曰遠方來則近者可樂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

又曰說在心樂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紂問反○慍含怒也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主發散在外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忠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鬭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聲悖

長上

音佩

復扶

又反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與平聲○務導力也本猶根也仁者者徒詞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

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則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子曰知巧言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口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口○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二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勤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王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前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害於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目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

復芳  
伏行  
又旨  
服反  
去聲

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

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減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子夏曰

同爲去聲好去聲下整同德行

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

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

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又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子曰君

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坚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

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

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母通禁則止辭也友

所以輔仁不如己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則無益而有損

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

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首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學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

樂音

改終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焉。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易去聲下同

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字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詞

子貢

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天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

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卽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以五者想見其形容尙能使人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型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二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在行去聲

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行其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斯爲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

從十  
容反

復扶  
又反

而小事大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  
所不行者以其徒知知之

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生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禮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

中去聲  
行聲  
平聲

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

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

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

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子貢曰：貧而無譖，富而無驕。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

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常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

詔音  
產

復扶  
又反

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政七多反與  
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  
貢自以無詔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此詩以明  
造七  
到反  
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安於  
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  
務  
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  
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 爲政第一凡二十

### 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爲言正也所以  
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  
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  
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十一篇  
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  
處上  
聲古  
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  
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待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

毋不敬。○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品節。○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治去聲遠。

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於不善而又有以，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更民遠罪，而己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子曰：吾

十有五而志於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

則守之固而無

所事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

此則知極其精而

聲入心通無所違

六十而耳順。

從如字

不惑又不足言矣

○從隨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同上

也。知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竊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

日用之間，本心瑩然，涵所意，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目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

余  
定反

累簪

氏名何忌無違

水反

放上

仲孫也

夫子以

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

聲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

放上

謂不背於理。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

放上

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

聲

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卽埋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

其尊親也

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

佩

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

爲去

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孟武伯問孝。子曰。

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

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

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

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波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

養之若能盡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

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不必至此聖人直恐其踰愛於敬

去聲

故以是深

警發之也。○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

乎。

或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

去聲

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不

去聲

六反

畜許

帶音

曾平聲

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

背首

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

佩雖

開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一條理。故終日

去聲

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處上

處上

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

惡者爲小人。觀其所由。

○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

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

焉於虔反虔所留反○焉何也。虔

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

子曰：溫故而知新。

可以爲師矣。

溫尊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

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識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

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

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先行其

二反○周普偏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鄙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

夫音

扶

子貢之患非言之難而行之難故告之以此

○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

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先行其

二反○周普偏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鄙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

夫音

扶

子貢之患非言之難而行之難故告之以此

○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

之欲學者祭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程子曰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爲平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

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驟然入其中矣

○子曰。由

遠云聲教音浸好去聲強上聲

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

夫子告之曰我教汝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目欺之弊亦不害其爲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

千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顥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

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

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日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千祿故告之

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間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餕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

錯倉故反好去聲惡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

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

聲惡  
去聲

樂音

洛爲

欲之  
爲去

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能。則勸。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

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于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

不外是。○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輗五

轔晉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輶轔橫木縛輶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

車乘車輶轔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子張問十

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可知也。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

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

王去聲  
尼采去聲

讒反

○胡氏曰子張之間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敍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詔也。非其鬼謂其所當祭之見義不爲無勇也。知而不爲鬼詔求媚也。是無勇也。

##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論平  
說約  
孔子

八佾第三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  
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

至舞每俗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三三家者語句記者語也是也是

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

可忍二句孔子也是也是

○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僭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語孔  
子口

中未

嘗說

舞八

佾但

是字

指此

故記

者繫

通將

氏字

讀妾

去聲

非上

去聲

放去

聲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子曰。大哉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 其中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也禮奢而備不足者猶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故禮之本楊氏之今通將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爲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而告之以此○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 故夫子大之。○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

上下之分也

○尹氏曰

孔子傷

時之亂而歎

也○平聲

禮諸侯

祭封內山川

季氏祭

之僭也冉有孔

之罪鳴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

止又進林放以廟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

治平聲恒

音達

夫音

扶

汗音

畦林

音林

襄益

音斧

蕤音

嬖蠻

音雷

衰音

餧長

上聲

分去

曾音

層訓音

無

之安心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竟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

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絢故問之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

加文飾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

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于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

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夏杞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器也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出自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

譚音

至

盡俗

非

作董

和去

扶

長上

夫音

聲

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饌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神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禴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

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人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祭如在祭神如

神程氏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之言以明

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寵

何謂也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二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

以迎戶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天卽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

不爲無益使其不  
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

這勿反

墮尺

亮反

擇居

隣反

舍上

與去

聲

齊側

皆反

監吉

暫反

竊下

沒反

少去

聲

禮

遂亡矣

孔子

告朔

音谷

樓百

西鵠

子曰。少以知禮。謂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

太音參鄴側留又○太廟魯周公廟比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魯鄴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爲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

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因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

力不可以強而致聖人言古篤反餼許氣反去起呂反○告朔之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

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去起呂反○告朔之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

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生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賢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

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

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

告朔之名不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詔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

以爲詔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詔若他人

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詔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